



江戸繁昌記

五篇



76
4107
5



門 76
號 4107
卷 5

天保七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二編

江戸繫昌記

千住 品川 午坊午車 深川 本所 濱武場
茶店 丸五絃 舊鳥雀大鶴 居幸平 霞獲狸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繫昌記五篇

靜軒居士著

黒川真道藏書



昔者平氏也源氏也北條氏足利氏其相代盛當時孰不謂繫昌莫過焉平氏焉知有源氏之盛北條氏焉知有足利氏之繁昌何也無有一人記之思其人皆將俟其極而記之而其世遂向式微所以無記歟嗚呼四氏又焉知今之盛至乎三百年之久而更益繁昌可謂古無比矣想二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繫昌莫過焉百年前之人亦孰不謂古無比何復無有記之蓋人俟其極然耶天俟其人然耶何不記宜記

予謂今之盛將歷千百年而繁昌無窮矣俟焉
乎記然而我豈天所俟其人哉則後之讀者將有感
於斯文而有感於斯人而謂記之不如無記與

○千住

落月嘶山雞聲催曉店烟未揚橋霜始白早聞歌鐸
之音擔歌之聲驚殘夢喚懶眠驛樓上客割愛待去
妓道尚早請且徐恐怕那小塚原犬客道今復孰
畏淨土寺外更新葺法華堂賽報趁夜香火薰曉今
日經宗之盛延及這地寂莫之野化做鬧土要亦江
戶繁昌之餘波但此感應寺不足言聞否那築廣大

去秋作基時分幾万善男女隨喜信心執役運土不
日功成始知不庶民子來之虛語兒女狂顛並裁新
衣飄紅揮紫鬪豪競奢祭禮節一般光景也像妓道
聞未知其地在何方客道雜司谷鬼子母神之西
不上半里距妙法寺數里而遠三刹頡頏可想他日
繁昌妓道怎生這等盛昌全出祖師妙德去歲此方
閑帳帝釋也翻天覆地客道真箇翻天具真連中朝賽
趣曉打鉦打鼓攬人家眠吐古怪信心歸依大抵
有度我亦為他攬殺每晚安眠不得一夜怒氣激發
把桶水望那鼓聲潑賤送還被那夥忿嘍煩大家

累名主騷擾一會妓道君宗門何客道累世淨土新
宗是也如我親鸞上人德更高功更廣那東西御堂
通兩都並壯麗他宗少見誠知功德之驗每歲御講
時分天必牢晴可仰功德無天所謂御講日和是也
妓氣色頗甚不佳道去窗欲白客出此銀子道留
免使用妓推辭不肯受道無用勿為客道今日怎然
放道去勿為除非要收君須改宗旨客始曉其
意道南牟阿口中急更道南牟妙
飯熟酒烟足箇驛店裏一面祖席衆位圍坐
盃酒始下當中一位先生眉軒席次一人執盃朝進

壽且歌曰賢君以義兮取先生先生任道行先生以
學兮取顯榮賢君卑禮迎千載一遇兮道義合君臣
一揆兮德政明堯舜之君兮堯舜之氓梧桐兮將茂
鳳凰將鳴先生喜色可掬道所謂業精干勤勉哉諸
兄不佞原來魯鈍豈如兄等有才有識但是務讀書
精力過人蓋纔有之以此有今日何幸為鎗一本之
主辱粟九百之俸錦衣晝行輕肥歸鄉憶起青年筆
耕擔飢時分一碗夜幾蕎麵待喫欠錢况百錢局妓
或偶獲錢四文一合薄酒合直僕射大臣賤店內客飲罷大駭安
脚垂一脚其樣甚似祠前
所置捏像人臣
俗因有此語青列從事爭奈到臍時酒已數行一友人大

醉特洗一大白毒以為別道。經天緯地，濟世救民，才識如此，學問如此，世其有幾？可惜屈兄，大學就這小祿，然仕依義多，少何算祿。庶幾兄使其君為堯，是期一庶幾正風化俗是望。一一草一木勿偏於窮理，村學良知良能勿陷於野狐禪學，勿為祖徠學之粗漏，勿為箇齋學之偏固，考證勿局訓詁，勿泥勿內，虛文而外實行，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四書研究，石祿永終。

士卒排列，喝道啓行，大國某侯朝覲，參一府是也。雙箱耀金，長槍揮毛，弓矢張武，烏鉞揚威，濟一擺一照。

步止齊，公擁節，在輿，扈從之士，蜂簇護輿，幾箇大臣，騎從殿之，金鞍朱纓，又驪又駱，虎韞豹素，又棨又戟，人物之壯，武具之美，存軍國之典刑，為清世之黼黻，令嚴不囂，只聞人馬之行聲，却是多少從臣有忠，有一倭人心不同，如面目，一箇一異思一一人肚裏想道，水波山跋，經歷千里，雖太平世，豈無不虞之畏，公與魚恙從者不痛，今日只今無事入都，祝一何喜如之，今晚上館，今夜安眠，真箇肩一上卸一却一箇重大擔來，却一思一惠一又在繫華內，紛雜送日，斂也，十分試不得馬也，十分馳不得嘆，又是一六年閑却一此好日子，一人腹中。

暗算道今日何等好辰壯健到着身入劇地奇觀妙
道明日為初又撒興又暢鬱口將飽甘美眼將眩佳
麗妙快獨恨不追着假宅時節僕每不幸來
後去先半生未嘗一喫割床風味想起前番知音那
貨無恙逃火否當時臨別痛哭言折指俟信他極貞
實決非假哭決非偽淚雲想衣花想容知使他每日
斷腸今日只今汝情即至汝良人來要是真雲花不
復假計應他卜筮借會言知近忽聞美馨襲鼻看時
看鯁鯁店濃烟輕走薰香益嚴古語所謂過屠門而
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他暗吞涎道是亦江戸

香明日須嘗矣都俗呼鱧炙謂之蒲燒割有法燻有
巧浪用美酒染用自醬炙割之妙酒醬之美田舍所
無因題曰江戸前今乃江戸前之行到處湧烟其香
極佳遠人所以呼做江戸香
千住有一大橋即曰大橋橋北曰上宿橋南曰下宿
由下宿至山谷間人戶中斷一面田野亦謂小塚原
是也官用此閑原為刑場重罪大犯戶以鳴其罪
因建淨土寺且置露石地藏佛使厲鬼有依念佛之
声常不絕香火之烟日夜薰德刑並流可不仰哉
去歲隣淨土寺更翻法華寺乃都人繁賽原野改觀

今不復荒涼也。下宿人戶稠密繁華歲如郭內為準。亦有所謂寄者。于晝于夜交番演伎。一個會樓今番揭落語牌聽者疊肩一位伎人坐下高床聲一聲說起道着官且聽。近今法華宗之盛。眼前那一寺亦教在新蓋中。却怪落成來。每夜五更時分向那兩刹間一夥六字一夥七字妙号並顯靈兩陣相接。吶喊爭銳。木魚之聲震天。錫杖之响裂地。苦戰例至曉止。只是今日經風之競。且六之與七。衆寡不敵。淨軍漸困。那地藏佛欲勸解息兵。然元來石身重太甚難周旋。方便不得投錫嘆息。於是淨家計議將去。增上寺借。

援兵却思道途遠絕。此援至軍或遣不如乞之總淺寺。權屈一。極危急則箇一靈道台家原來朝念題目。夕唱念佛如錯遣題目。猶何為我用。却是利害不如往總淺寺。他是禪宗原不立文字。決不立異同。於六七之間乞之。必應衆議。一決一靈衝圍徑走總淺寺。參大和尚案下。九拜拈香。告訴道。兩家交兵難奈。衆寡不敵。我軍委困。一利之念佛危將陷。無間地獄。伏請鄰寺之好。借數字極急。那時大和尚微笑。着拂一拂道。些少作用何惜。一字却是佛法無多子。我門原來一物沒有。請辭去。勿復費饒舌。喝。

坐哄笑撫手道新奇々々
淨土寺後邊有一所化場繁昌之餘烟不知日火幾
多屍夜火起烟朝風吹灰今日則面向院明日則永
代寺何寺何院皆轉送於此便亦從錢之多少上下
其燬方錢多則連棺為灰因謂其斯曰別火屋少則
直火屍火屋內劊地作壙深可尺廣恰容人身中藉
巨薪以待買火者日影已斜有人送尸數箇旗人從
棺入屋管火問姓名受棺置之壙側忽看一脚揚處
棺木破碎急抽尸投薪上抽時遲那時早把薦掩之
方纔吹火謝送客出去明日族人趁曉收骨可憐一

塊血肉只是數寸灰温便用箸拾骨粉碎一掬盛之
小壺皆道乾々淨々結果得好豈於人心無忤乎我
亦欲此乾々且既如此地獄雖有極樂雖有連可攀
可陷之手足既已無有於我安心々々
梟得水上一箇凶首面青黑又如眠又如晒數箇管
照乞兒警備守木一人走淨土寺香火既掠一把線
杳來傳火食烟說道聞去冬鈴森在品之梟觀者傾都
那方遠近屠沽莫不得餘贏豈不亦繁昌都之事希
有々々不思今世猶看此梟今番仙字一件何甚似
前番仙字樣子奇談々々可仰官公正明斷刑一

人，千万人慶，小人貶斥。君子愈顯，實吾輩萬民之幸。福祝快快，世人常言乞兒，以賤我曹，却是他。暗夜乞食，孰若我白日乞食，何殿樣。而不如乞兒乎？好笑聞初，那忠臣臨刑，晴天暴陰，疾風飛石，怒雷劈水，便是彼蒼了。感通，不然豈可不畏而戒，但看原頭紙幟搖，標出撥人，漸前來懾。後馬上，細縛一箇妙年美人，正是雪約梅花，兩虐海棠。着時，一雙淚兩滴，沾五花鬢，束鎖眉埋腮，又羞又咽。馬子把手巾替他拭淚，獄卒數名前後隨從，檢吏跨馬儼威押之。觀者雜道：「先趕着那美人，將就刑。」

方纔矯眉轉睛，秋戲說起，道：「君等且聽聞人將死，其言善，臨死一言請煩君等轉說奉勸。普世間，奴娘，奴一念錯了，迷魂顛倒，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奔無路戀之極，妄意弄火，犯這般重罪，是天之罰。爭奈逃得不孝之責，懊悔無及，要平生痴情好觀，演伎徒愛，倡優婀娜，欲人悅，已塗抹要他羨我，治良誨。淫聖訓不奉，以此致之，以此至是不獨娘等，宜以奴為鑒，抱兒人家更須鑒照。君等幸不責奴前途見憐，願死善心，請一句念佛教，奴免万劫苦惱。說畢，泣下。万人一口南牟之聲，震動千徼。」

原上茶店數客啜茶吹烟皆道可惜今日火罪人嬌
面冷態着杜若若一樣分寸不差想他父母如何為
心何等痛傷何等苦楚一客待還錢去摸索腰間道
晦氣也為那拐子施伎茶婆問道無被掠多少銀子
客道賤佩不足惜錢也些少一客道小可也先刻險
抽懷袋幸早覺悟那輩大膽向刑場猶為這等衣食
各道要也繁華中之物都會何方保無之嘗讀擔暴
雜記云都門繁會之地偷子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
六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老者從後
擊而仆之且罵心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錢不孝

執方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絕
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有
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至割衣襟一幅
去混號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歐辱弗怨
或旁人指破則必報矣有女即坐香車一書生行其
旁而美相顧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
知也方回顧女即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
於後者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
即口忽為小刀劃破小可當時拊案言何其彼此相
似之甚此方大都通邑亦皆有此伎為生而江戶則

最甚嘗聞之道路其使及剪佩謂之中着剪空手向
進抽衣中物謂之違按施伎於違行之際也初立人
後伺之遂繞出前下手於其間謂之立大抵甲剪傳
乙丙抽送丁相助為之乃或獲其人物則已逃倒受
之罵或一人而掠走謂之飛以其飛走也揮刀劫奪
謂之度須按國語恒訓媪度須即其略以恒奪也且
其隱語紙曰楂志夾袋曰大腰袋曰茄子烟管曰鈇
鈇又曰伽追豐禹按楂志者楂志奔沙夢之略夾之
懷抱也大者以受用之大也茄子鈇鈇以象言之而
伽追豐禹者為謬轉其音也衆客皆道君何等博識

不讓繁昌記作者客含笑道纔好讀書何說博識然
豈似那曹鄙儒以為乃吸願則字孔子一客道近日
街上見一僧父為拐兒吸眼我往彼來肩纔摩儉父
便覺被抽然不觀其手就辭曰緊要文字挾在中伏
請憐察完璧銀子從命拐笑曰汝得非錯認乎我豈
敢捨曰憐之拐曰猶疑乎便解衣振示之而吸奪之
袋挾在尻邊禪紐處爾時衆既環之儉曰果然我死
因泣下辭氣愿款誠意動人拐亦不忍欺之曰拜伏
乞之於天我能為完儉即泥首而袋早自天墮拐微
吟披衆去

品川

品川者、江戸之咽喉也、為天下第一之巨港、為東海
五十三驛之初程、繁會可知、矣、御殿山、櫻春、而遊人
如湧、海晏寺、楓、秋、而邀客如織、泉岳寺、香火、四時風
薰、牛坊、車輪、早晚塵起、如來寺之高敞、眺望、魂飛、東
海寺之幽邃、閑吟、神遊、宿禰、森立、爭、江下、猫、妓館、稠
密、奪岸、起、樓、風、蘭、露、簾、又、宜、納、涼、又、宜、賞、月、七月、則
拜月三夜、八月、則、玩、月五夜、並為一大佳節、當夜、妓、樓、鬧
雜、固也、高輪在品川北、十八里、間、遊人、傾、堵、六月、則、天王、祭、
鼓、譟、神、輿、入、海、壯、觀、可、想、南、而、酒、樓、之、大、者、曰、三

間、茶、屋、北、而、茶、店、之、小、者、曰、八、山、茶、屋、其、間、屠、沽、之
多、不、勝、算、數、也、六、七、月、之、交、都、人、例、賽、富、山、大、山、二
神、競、行、並、由、此、乃、送、往、迎、來、雜、道、比、常、不、翅、三、倍、予
嘗、戲、作、品、川、竹、枝、原、一、百、首、今、鈔、十、餘、首、標、繁、昌、云
友、人、蘭、汀、波、多、野、氏、亦、賦、品、川、竹、枝、詞、題、曰、江、上、漁
吟、令、予、序、今、茲、壽、梓、世、人、如、要、盡、品、川、風、月、之、情、其
集、盡、焉、非、如、予、梓、無、風、趣、也

御殿山櫻

櫻花開遍、簇晴空、一坐春山枕、海東、奇絕無人、不道
畫、紅、雲、方、映、白、帆、風

一擲千金拉妓遊，三杯好耐洗春愁。山頭因試花前，
醉早約江樓觀月秋。

如來寺櫻

車馬紛紛瞻載馳，櫻花映出碧浮屠。如來也合拭慈
眼，西土斯花一本無。

海晏寺楓

一從楓樹染新霜，多火遊人趁夕陽。古寺秋深却開
幾晚風，無地著荒涼。

泉岳寺四十七義塚

香火百年今尚鮮，黃虹義烈日爭懸。如將義塚比疑

冢，唯數英雄奸賊非。

東海寺

纔入山門禪味清，風塵不似世營營。西來意屬東江
上，滿院松濤物外情。

妓館

万里范洋水接天，泊橋爭繫碧樓邊。此間也有西施
住，送了吳船迎越船。
浪拍前灣樓影漂，去來之船去來潮。阿娘孀養黃郎
慣，更向身邊下鐵猫。

二十六夜

天等更深，益爽涼。露簾捲盡，醉風觴。一擲共倚西窗。
意客遲月，并娘遲郎。

十五夜

此地中秋，作福天。絃歌如海，酒如泉。人間今夜十分，
月七八分，都在品川。
岸、潮回浪漾金。万接遊客，豁胸襟。高歌深酌，醒還
醉，自月升時到，月沈。
三世凭欄，誓夫婦，嫦娥脉脉。海之東，只期比翼翔。天
上恩，聽孤身走月中。

天王祭

似把江舟，陸地推金輿。顛倒碧瀾披，阿妹休言身世，
苦天神沈海，不無時。

八山下茶婢

鶯聲燕語，小神仙說水。談風度妙年，一啜茶湯豈解。
渴兒，即與擲百文錢。

三間茶屋

例唱陽關三疊歌，一盃送別意。如何不知日坐幾行，
客酒暈，渾和淚暈多。

富山賽客

欣喜阿誰不面閑，旅裝無恙自山回。酒亭早已迎人。

滿撫掌先呼軟脚盃

牛坊牛車

牛坊裏萬斯牛無復田家藝尾頭太平氣象繁昌
畫米鹽緩挽駕梁輈

赤穗諸士復君仇或有少可議然節義之所在可不
貴哉乃世俗皆是之然世儒多非之揣摩巧論唱和
毀之于嘗竊憤焉今茲泉岳寺開帳陳其遺物為靈
觀也賽客殊羣可見人心感激存于今今者會記及
其遺蹟因論此附之未知我果是耶彼果非耶然苟
貴節義我甘心於讀者為俗論焉嗚呼嗚呼而不

貴節寧俗而貴義也耳

傳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言不及君者以資事之敬
其過一也是以居其喪斬衰一之其就養左右一之
弑君弑父其罪同之以道之一然兵國家復讎之
禁官代之誅之亦不使之共戴天也庶人或犯
官蓋以殺人者死之法處之不以不孝不忠罰雖則
被刑其為孝為忠者猶有焉君父死於人事不出於
一或因傷而死或受辱以裁斃於其藥陷於其讒死
有差別然死由出乎彼則死怨皆一之於此而已矣
曷共天而立世也哉凡為臣子者唯知有其君父而

已元之仇不反兵情之亟急心之亟激不暇於較死
之差別顧國之法禁者有焉赤穗諸士復讎乎吉良
氏亦唯知其君而已可不謂之忠義之士乎哉
官蓋以忠義自盡賜之而世以忠義感激仰之而儒
者異論多不與之要不過於欲立異見以抗俗耳世
有從唱其說者謂予曰官賜侯死其刑適當諸士
宜背城一戰而死反報怨於吉良氏是不知所怨也
予應之曰侯不忍小忿妨大禮刺私怨干公朝官
便照法賜死或過當不出其範圍諸士歎有憾於其
所怨乎官以法處其君父然為臣子者舉歸怨於

官國家之制法不立于世也侯固當死矣然其
死由出乎吉良氏則所怨為非所怨如據城拒命復
益累君耳曰如原其死由於侯不重幣以請其指
揮亦自我爾侯生事於私然諸士從之可謂繼其私
曰幣之不厚有司之吝不過侯不周事之過已使侯
不忍於私者則本吉良氏之私吝措揮於不腆以激
之也侯死出於此諸士之怨將何之如論其主豫讓
亦非義士也曰弄凶器破國憲擅殺朝臣曰不共戴
之讎唯見其死仰已何暇顧焉曰振徒結黨緩謀
之洵為之舉不發露亦幸讎不先死亦幸也曰同

藩忠義之士其志誰不同已欲立而立人不得不與
之共且彼重門備難敢死養士不得不緩謀之不
得不洵為之車脫覓死法已雖儻死自裁已成否
天也我盡吾心焉也耳曰良雄者國之大臣輔翼之
道不能格君心之非諸前且使侯忘社稷龜玉毀積
其責安逃曰常理固然矣然以此推之殷之三仁亦
非仁也縱令良雄等不免前責處變且死歲寒後凋
猶忠也矣猶義也矣曰志既得矣宜自裁猶歸命于
官其心謂忠義有名幸免死即得爵祿如拾芥死
未晚也豈非假義濟慾者歟曰事濟矣國憲於是

乎始肖謂死者一也庶幾死順是義士所以為義士
以慾擬之抑鄙矣小人度君子也耳嗟夫官賜之
自盡蓋與其忠也不則刑堂服梟天授之機會蓋與
其義也不則志應不遂道理必有入情必然通天下
咸感激仰之然迂儒曲學悖情戾理橫議妄論國
典巧論枉敗善類亦徼以為知者孔子曰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惡迂儒何反弗思甚也

深川

深川繁昌狹斜為最曰土橋曰中町新地云石場云
併擔下裳繼鷲坊凡七所更細算之擔下有表裏之

差石場有新古之別。至妓院之數，不知上幾千戶。其間自有盛衰，旺氣互寄。聞昔者土橋為盛，今則運拉中町新地漸屬冷索。石場却向熱鬧，然其運畢竟不出。以今較昔，還是為一大繁昌。一刻豪遊，萬金車載，爭輸其間，可謂盛矣。深川之俗，原來與吉原及娼家聽客拉妓出，乃每歲元旦，刈崎拜旭之遊，為第一番。詳于大平志龜井戶之梅墨田川之雪佃鳴狼烟，兩國納涼莫弗往焉。莫弗醉焉。吉原則色為重，威嚴為貴，繡衣畫裳，粧色欲濃。深川則藝為重，洒落為貴，淺脂薄粉，飾樣欲淡。初篇所謂墨水之花，似吉原娼，上野之

花似深川妓，即是乃有色無藝，置之下等。一人兼備，拜為上頭。其既色為重，便別畜歌妓，不許賣色。他為色者，執鞭藝為重，雖則色藝有別，然其實尚賣他為二者。結襪是，以人之鬻子於深川，兩契立文。色亦證賣藝，亦證賣。因俗謂之。二枚證文。吉原以在北方，謂之北里。深川以在東南，謂之辰巳。北里則客就妓樓，辰巳則聘之酒樓樓上。作成者北曰若者，並用男子。南曰輕子，並用女子。誘客為以者，北呼茶屋，南呼船宿。以舟行之便也。然而船宿散居，乃潮退則不能舟者往，有之。客猶就謀，而船主陸送，遂侍佐，興可謂。

亦使舵干酒席間

中町街尾花亭之樓上一席高筵水陸並陳絲竹競

起財主坐中央白虹吐氣大鼓謂之大鼓按鼓舞輕子左陪

右侍秉色媚意貢獻獻但是坐間只覺春光暖身

外誰知秋意寒樓外箇敞陋小住破窗紙古小屏障

風傾軒瓦碎大盤受雨一俏郎沈痾始起鷄骨為瘦

亂鬆如蓬岑寂無聊擁衾坐下聞得外邊動履聲圓

滑送响一唱妓張跑來手快推天慌忙上前對郎

問道朝來如何果益佳麼即應道勿復煩念慮元氣

則全復但踈慵為癖猶懶健起休怪千思萬謝

斷絃復續枯骨再肉他百般使用盡不端何以報

之何日償之妓道呵呀主君做這言夫婦扶持世間

通義休說報休題償怎這等費閑思不怕鬱悶釀病

今日晴和宜火梳洗必定快活便抽取自家頭上金

櫛立即脊後輕梳去病髮易脫鬢半上櫛妓暗

追想当初吾郎揮霍撒豪那時一呵氣飛鳥也墜使

太鼓醫者奉履令輕子女流結襪何思一旦父親嗔

怒猛被譴責卑身出門爾來親族也尺信不問交遊

也一錢不通難耐那太鼓輩看旆倒戈不復以大將

稱題以窮鬼目以痴漢妓感傷不堪一滴感淚向郎

襟上揮落將來恰聞前樓上唱一首月中行道是
寶鸞回匝月團皎潔水光寒鴛鴦照影顧相看
交頸狎輕翰一毛猶變即餘血捐不得亂鬢膏乾
窮愁為病骨如刊不覺淚闌干

妓向懷抱摸出碎銀子交付即道一兩充數日使用
四銖元管家婆備錢就裏二銖換錢為乞藥脚錢一
番百文也支八箇口如別有事須急走書分付停當
方纔拈管吸烟前樓與酣財主凭闌倚傲千銀萬金
拋為纏頭幫等從傍勸道大將醉矣官醉矣散步江
邊拾興則箇遂擁簇財主下梯恰好三月上巳泃崎

之瀕湖退疎遠遊客陸續人影載路財主跟耀豪
耀奢幫間喋々撒嘲撒謔不則教里早出江濱着時
長天縹渺絲霞黯沈神迹魂飛人豁醉潮涸海如
滌舟膠檣如樹兒女欣々褰裳走沙這邊拾蜆那邊
掠蛤歡天喜地獲金玉一樣為思財主大叫快活顧
幫等道掠些種來幫等應道不敢々財主道好々
急叫從者捧一錦囊來便一把抓出銀兩撒散兩
拋幫等怎敢住著脚頭得並向泥沙土烟走幸先這
邊攬黃那邊撈白我擠汝奪和泥和沙顛倒一會女
兒拾貝光景也像財主手麾叫声來々々恰好沙嘴

樓內、漏戶始發、叫衆幫、新浴更衣、早着排下一面酒
桌、飛白倒罈、猜拳爭籌、飲至日落、掃興出門、看時看
沙頭潮回、江天一碧、遠岫已低、帆影欲無、水禽尋棲
漁舟漾火、一彎新月、遙懸於品川之天、財主東扶西
倒、步、助醉、汝哦我嘯、早謀過土橋、來橋西箇、一大
酒樓、曰平清、深川烹家中之巨擘、財主怎肯空過、去
叫衆、闌入樓內、幾箇使婢、並美麗並乖巧、清聲呼應
接客、掌席者財主至、一齊嗑頭、唱箇肥喏、揀一匹華
潔高樓、前導下榻、又酒又肉、紛々送來、又杯又盤、整
捧至、嬌橫嬌樣、圍繞撒媚、酒器並珍異、莫不古怪

下物通奇味、莫不精妙、教人眩眼、教人落頰、財主更
使豪、又叫幾位粉頭、至、艷歌冶曲、按竹彈絲、但是銀
燭高烧、烟封欄外之花、細腰徐舞、態欺簾前之柳、財
主終日連飲、昏醉如泥、骨軟氣呆、恍惚如夢、一般粉
頭引前、幫間推後、蜂擁下樓、時夜已深、四天靜寂、只
是犬声相和、財主抖擻精神、道那箇自今陪我長夜
之飲、皆道敢、遂向東風菴、暮進、聞之、東風石橋二
亭、接客便宜、雖深夜亦不謝、雖拂曉亦不辭、且聽其
流連、連一旬不敢謝、俟二旬不敢辭、一種別樣、妙樓
當下衆客、小呼大叫、一齊並拳打門、正是奇兵衆、暗

夜襲敵營，他應聲起，開門受客，準備停當，輅取不謀。
燭光射客，煌如白晝，口未動手，未撫快，送熱羹，快下。
溫酒於戲，自非斯，繁昌都，天下何處，住斯妙樓，自非
斯，太平世，世間何人，弄斯遊。

三伏苦熱，人正眠，不得時，十分爽涼，我方快活，欲羽
新地，江樓是也，每歲至夏，官照例放烽，恰直新地，
之前面，治不忌，亂不虞，講警，响震百里，烈威四海，火
術之精妙，今不讓異域，豈不昭代，大盛事哉，發放
有期，海之一面，遊舫競聚，濱之万樓，觀者爭侯，彈絲
調竹，低唱淺酌，把戰場光景，為遊境奇觀，於戲，太平

之民也哉，客凭着風，攔涼酌取，觀粉頭陪話，笑語紛
雜，猛响得連，声火光冲天，客指着道，砲家那烟，謂之
彩雲，那火謂之虹蜺，這稱黃龍，這稱赤龍，呼羣鳥呼
双玉，曰玉連星是也，曰水晶連是也，往來火，即是三
段，發即是紫雲黃雲赤雲其他云：辨識細說，且道其流，曰扶
桑，曰武衛，曰森重，曰荻野，曰何，曰何，遂援筆次放翁
觀烽詩韻云

忽聞霹靂聲，連放烽火戰，紅光灼碧天，煌燭認人面，
玉宇開明都，雲衢入赤縣，月黑大星零，海明龍燈見，
繽紛空中花，發揮巖下電，堪誇太平民，尊酒闌襟噤。

歌吹起水中遊舫萃若箭豭唯震馮夷應驚廣寒殿
客更賦數詩寫其景餘已出于太平志
近日入市偶購深川集者國歌也俳體也蓋亦竹枝
詞也予不鮮為國歌然讀之稍覺有趣因鈔數首附
焉深川風月之態亦可以考

葛廬

賦歌峨波廼奈賀禮乃須會能宇架連孀都比廼餘
類勢夜伊通玖南琉良武

福麻呂

布奈存古廼真玖良南羅閉天賦加賀波能阿曾比

破喜也九廼可寺越巨曾登礼

鐵雞

万古登奈志斗比刀尼伊波留々美增津良喜支也
勺仁南左解毛不加賀波廼左登

銀雞

美阿賀利乎志天豫父紀夜苦波多遠耶馬廼古呂
能宇知母不加雅半乃嗟妬

抄餘率意戲和一首可為國歌乎可為俳體乎可為
竹枝詞乎不自知也我且矣和汝亦妄聽
麻年嘉類々媪爬奈伽野登乃尧那鋌麻樂追由廼

南植雞毛不加賀波濃阿岐、
東北諸列之船運米柴漕魚鹽又膏又炭舳舻相啣
皆達深川亦繁也亦昌也一帆船順風趁潮快走如
箭船內幾箇行客雜話紛々一客向小猴指着他一
船道那行船恁那樣快小猴道何說快他是原來繫
得不動客道如然猶曷快猴道何容疑是係我船快
客笑道去秋究理先生來言人智之幾一世進一世
一歲進一歲今日比之百年前發明不啻倍徙宜矣
小猴難哄且那先說之日居其所常不動世運拱
之船之理推之或然利足客利是在野道實然々々如使

日輪東西旋轉流星一樣宜向後邊曳一大餘光佐
原客亦在野列道我鄉亦信他說多初聞他大言自說吾是
日本之忠臣可謂楠氏之後身如教為僧即是弘法
大師亦善詩亦善歌又解梵字又解蘭字徂徠也本
居也何足掛牙我想是也窮措大瞞人套語及見其
人却是箇老實人家始知他打這般大話誘後學方
便遂聽其講如龐迪我刺私亞利斯多游子六黃周
道等爭論地動樣子說得妙々真如見當時在生客
謂之天照國其國有生無死有樂無苦且晝夜也沒

有極是無上樂國人如要生其果須守五常行仁義
江戶客剪他句道繁昌記所謂上方役者其人想是
其說謊如說天照國即是我日本如題樂國我江
戶即是天照樂國怎別索之自古言金烏玉兔欲生
日與無若為焉此外沒法何仁義何五常但其謂金
与女做引力此則實理雜話中船既入鎌屋溝舟師
指點岸上笑道這方深川那方本所樂國即是官等
速上

○本所

本所亦狹斜之窠穴曰常盤坊曰松井坊曰何曰何

佳麗互競繁會交達長岡坊云吉岡坊云何云何云
是則極賤貨品流屬下等此種賤品古号局肆今謂
之切肆藩籬設郭巷道四達道甚狹繞容通二人遊
客踟躕恰入洞穴一房棲一貨房內窄亦容坐二人
飲也於是眠也於是背後隔紙障主家住妻孥不止
言語相通上再連解帶脫衣悉一宰一糶一糶之
氣息了上手朝雲暮雨楚夢幾番一日商買算數
不違
叫過一声放歌宛轉柔棟妓聽取惶忙起身捉聲嬌
挑一會遂引戶收聲一嫩少年手中罩煩悄張過

早被老妓一把撻住，少年喫一驚，待一力脫身去，妓怎爭敢放鬆，抱撲棄命拽上，快手閉戶，撲地投鑰。正是：點犀陷穢，辟痴蠅墮蛛網。妓含笑，道：「此所是閑。汝帶路引否？」双手摸他懷，探出一索肉帖錢，道：「好，不依分說，把他打翻。」少年喫第二驚，仰天，聲不得，妓便跨得下鞭，間壁有客，命酒令肉，呼蕎麵，喚煨薯，主婆小鬟並口侍食客，醉氣漸湧，一發撒豪，拋餅金為纏頭。婆鬟喫驚，想道：「千古椿車，一生沒有，今歲何等福分，遇着這般纏頭喜，歡，弄摩得，掌生熱，起去障後，發包。」

何思掌中之珠，便是新鑄百文錢。

人間世，叟命之末，奈貧也。有等富也，有等貴也，無極賤也，無極鉤是，女郎也，同是賣色也。然而等差雲泥，貴賤持異。上曰晝，三下曰夜。發上往，下間上之上，下之下，不可勝算數也。然如其情，則豈二之哉。上下各有敵，其樂者一也。是世所以有夜發。自古言：夜發至晝，三不買徧，則未足稱真知風情者也。蓋或然矣。本不吉田坊者，夜發之窠，粉粧趨晚，四出鬻色，初篇所謂有物呼人，若泣若訴者是也。且以其為下之下，故老妓流落擔，惡疾者猶守，故輒以送餘生。今則不然，青年妙齡，頗有姿色者，往，有之亦出於命末，奈

發亦唯夜是鬻可知世有夜發女即然後有夜發蕎
麵夜發之名亦舊哉聞二八者昉于寬文四年距今
百七十三年河漏之繁昌爰極又有手打者蓋出於
二八之後其製精細家亦從華器亦從潔愈出愈精
益多益行而此二家雖連晝夜賣夜則以亥時為限
是所以有夜發也乃夜發亦出鬻裝作兩擔擔頭懸
鈴鐺送响循行鳴雉因又呼風鈴蕎麵東市西井
郭外橋頭揮月鳴兩莫處不鳴風鈴亦賤品位屬下
等乃其有夜發之名不止夜賣彼此同品以其似極
似然矣嗚呼之二物色食之最輕者猶且繁昌至此

聖人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宜哉

演武場

古人言北斗為兵象而此方地形自然似焉乃我俗
老武所以宇內魚比也蓋然矣聞軍陣之法起於
神武帝然初立五陣後作七陣蓋亦原陰陽五行以
寓二五之妙用也逮神后之朝漢人來獻太公
八陣法后以其書傳之應神帝然帝
以為後世或為亂人資乃臨崩火其書為灰啖之後
因祠帝為軍神世必謂八幡宮是也後吉備公
入唐受陣法端亦未傳之世而慶及至醍醐帝

演武場

故遣大江維時求之于唐實延長元年也維時歸
朝傳之其家乃至六世孫匡房蒙勅傳之源義家
爾來子孫相受傳之於源氏云輓近兵家者流駢出
訓練立教弓馬為家槍劍作法盛也哉其講兵乎治
世焉官於郭外四方置弓場設馬埒有壬有林士
大夫徃執射執御講習是極御不失馳發矢如破騎
射最為壯觀蓋聞國初天照帝創造弓矢弓曰
天鹿兒矢曰天羽其品有四曰座陣以發向曰護
持曰治世及至神武帝製作始備然後未武人
隨意出乃有重藤側赤塗籠藤三所藤等名目矢

有雁股蠶目神頭上指鏑等品數而騎射三科曰笠
掛曰犬射曰流鏑馬且遠馳馬曰櫻狩千里馳至六
百里之遠連發箭曰大矢數發及九千之多槍亦振
古有之然用之之威蓋自楠氏其品有直槍管槍鏢
鏢十字人身舟槍等之別雉刀亦屬槍女人多用之且
使棒揮鏢拋鎗投石其他武用莫弗悉備莫弗盡課
獨至劍術則庶人亦得學之是以劍家立門分派其
流殊夥武備志亦收我新影流劍法可見夥而且術
之精練然而術中原有居合起合之方本末相須為
用然後世分為二乃居合亦別列武之一科弓馬鎗

勝向衆道來，快試一拳，一人應声道：請！一柵見
論，扶袂來鬪，一往一來，一叫一閃，恰是敲石火迸裂，
巖電掣，交番競戰，然粉頭逞本事，那箇一人抵堂得，
女將軍氣得驕揚，何數漢土木蘭不讓日本巴姬，他
便乘勝乘醉向衆誇說道：君等平生所學，不知何學，
如實學，可學之所，熟可熟之所，刀之與拳，何見差別，
手練原來不如心練，說劍術之奧義，亦是在一心不
動，陰陽無二指劍，理心之太極，既定眼曷不快，手
曷不快，夫撫劍疾視，匹夫之勇，君子鄙之，暴虎馮河，
聖人不與，以奴視之，君等所為，纔是手頭之伎，爭奈

臨敵保勝，却是平生揚武，長劍等身，短袂露臂，只是
但像使刀賣藥漢子模樣，三冬立課，體費閑汗，方本
做扑掌生，豚胝也是與春米人家同樣，先生顧左右，
道好，以束帛贈女先生。

茶店

當今茶店之盛，亦與酒肆爭多，乃至繁會，所此戶可
噉，或借祠地，或賃寺域，所在開竈，而大者高樓華麗，
名茶待客，小者今不復奉晚茶，瓶茶杯之良從，可
知矣。然而製茶宜磁，未茶宜瓷，此曰瀨戶，瓷此曰
樂燒。按樂者以宗慶為祖，人男常慶，二門，繼業爾來

子孫相嗣綿々不絕今至十餘世世住在京師江
戶則以乏其植故古無業此者及近歲漸有而漸盛
繁昌都之勢然矣今乃寶來氏龍山通稱吉六為名工其人
賦性淡泊甚有雅致河濱之陶不窳雖非同日之論
器因人成之理者一也乃以自然見良之故需者極
多然其造甚少是以常貧亦龍山所以為龍山其舖
在淺草馬道街以厭雜道寓金龍山中入丸堂令二
弟子右六左六者本舖近日名益高以天保甲午歲
官賜台觀可謂名不虛予嘗戲題其所造風爐有
聯贊以證古無之物今莫不有焉

代僕親吹火

學仙坐起風

須烹新葉茗

曾吸落花風

○二十五絃

十五絃、三味線之行其伎為業者瞽師曰檢校曰勾
堂曰何曰何其流曰山田曰生田曰誰曰誰互立門
戶各爭微妙女師其流長歌也豐後也又何又何每
街閨門前篇所謂楊花者亦其一也然而琴瑟古矣
世會之者少去冬優入市川九藏自浪華歸善彈二
十五絃是古所謂瑟也言長崎行中亦學但以其為
最古故曲調甚少因就予請製新詞予乃賦此付之

亦昔日無之物莫復不有之一記證嗚呼如使九藏
為三郎我取翰林一官應得百文錢一般巴調獨有
慚於謫仙

續長恨歌

玉容寂莫淚痕新只記長生殿裏春一股金釵寄作
信三郎底事老風塵
鞞鼓夷天動帝宸娥眉委地馬嵬塵當時為擔三千
寵別恨長牽在一身
三世誓成歸帝都九華帳裏夢魂孤多情要走人間
上不似嫦娥負老奴

紅塵長隔白雲鄉金鑰重鎖玉房堪恨方家欠手
段致魂不使見君王

為為雀犬鶴

昔者孟軻氏稱齊之繁昌鷄鳴狗吠以證其盛可想
矣江都夷類之萃珍禽奇獸姑舍焉為極多舞雀極
多躍為儘多鳴犬儘多吠夫以此為繁會之證也則
豈不太平之一大端證乎漢上自古麟鳳為祥然彼
則以少見罕出為祥此則以多見極蕃為瑞然而彼
方五代之際麟鳳多萃于蜀歐陽氏論之以為多出
非瑞物也便彼以多為非祥而我則以多為瑞多

式

益祥蕃、愈瑞乃今之治平以予言之勝堯世遠矣
此種之蕃比之鳳皇來儀可也何必仁麟靈鳳然祥
瑞論之哉

數鷲衝雲戾空盤舞一番鳴一鳴道快、好天氣富
士山頂半點沒雲哩嗚呼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五風
十雨生此太平世三市五街翔此繁昌天我與汝皆
幸、豈不福高運好諺所謂江戶人倒於食屠肆歲
增酒店月息剩齎殘歲又飽又饜我輩莫一鷲不得
所殊喜近年鰻鱺店之繁山鯨棚之昌食足神、使
食指不暇動可憐山翟澤雉與我同是鳥類却是年

中之餌一飲一啄平生多飢豈遑擇食如鰻鱺連香
不能聞且如猪鹿肉却是山澤今為飢饉嗚呼世自
古言鳳皇、自我言之何必算德那輩獨珍西土
深藏高舉何不向東方一出見德耀不來繁昌之味
至死無識何等愚真凡鳥、他言非竹實不食
咄、竹實帶何風味豈如油豆腐厚味、下街間一
婢携竹籃呆、來過衆鷲一顧一睨咸道好東西油
豆盛得有數爭嚷一會待我逝汝往一老鷲道汝等
不要爭那婢山出田舎婢始出都
俗呼山出取之容易探囊中物一般
一鷲足便叫一小鷲往汝欽哉他直倒翼說時逞那

時早囊中之物早已掠取上喙那婢吃驚一跌滿頰潮紅仰空怨望衆鳥一齊撫翼哄笑老鸞道凡物欠兩全繁昌世間物漸小值漸貴比五十年前油豆腐亦未減過半喫着不足時聽蓬風起四方八面風箏冲空鳶等掩耳道又喧又雜然可謂極繁昌天鳴太平世奇觀々々那邊數大風箏係貴公子等頑耍何等豪奢頑弄倦來剪綵任飛一日一兩千里無迹自非此間如何得見殊嘆々々但比夏天烽火鬧天震空時々使我驚殺猶好々々一箇屋上爲對鳥道近頃如何有獲否一鳥道多獲

多食每日十分飽了却是患下利顰蹙道又送通氣好々前頭那士頭上便好一直起身向他頂門上點撒下士吃驚望天摸頭知爲鳥屎滿心歡喜微笑道常言爲鳥糞沈其人造化妙々心願成就今歲可期先刻算命先生言今年春夏交運極旺猶且須竭人力助天命如然諸事万端莫不如意想此占是也爲揶揄道痴奴愚漢世間多是此蠢育肩諂笑舐痔吮瘍脫使那曹蠢兒誤升干公以貨動以媚從諸事万端莫不如愚將不潔汗西子於心不安吾一擇此輩頂門堂廁穢過高望低眼聽得笛声亮々箇虛

無僧有來過烏道，那人等並是武門不遇之士，忠不
事二君，孝不奉祖先，悲歌慷慨，寄迹禪門，英傑莫非
其人。去年一件亦足以振士風，安浼之使不得使不
得好。後遣紫衣僧至，那悉駟上亦好僧，其頭士其
心，粧武樣，戾佛意，擊跪曲拳，捨身武門，且平昔甘受
後庭之汗，吾尿却是清淨，時見白鳥一隻，翩々尋路
為道，朝鮮鳥來々々仰空一嚇。

數雀跳躍皆道可喜々々米艘百萬，今亦又派盛哉。
官庫千瓦，萬壁長城也。像富哉，御藏前光景九十六
箇，豪商高棟，撲地鼎食鳴鐘，聞當初那豪等先人倚

木賣茶，何思今為此素封，聞之寬永年間，有井上喜
庵者言：都下四箇豪商，今各蓄三千金，蓋驚其富也。
何也？驚想當日士富而高貧，以不如今，士亦富，商亦
富。欵嗚呼！使他復起，想應驚死。三千金商，今復孰算
之？吾曹何福！一啄万粒，湊々三農辛苦之膏，濡々一生遊
翼之味，不棲都下，安得此飽？天恩可思，可鳥而不如
人乎？一雀道：昨晚一奇話，知否那儒靜軒住，在西福
寺，西新堀之岸，福寺後邊着，那貧儒好笑，那儒昨晚
殘坊在新堀側買米，大約可二升，褚以携歸，可憐，褚底有穿
粒々漏，玉他曾不省，呆々吟詩行我尾之，隨漏隨啄。

大槩喫着二合許，他比到門方纔覺悟。顧我赫喃，自恨真箇化僧錯撒鉢米樣子也。似好笑。一雀道：「那方一院南燭極多，想熟盞一遊嘗新。」一雀道：「我已檢之，今度和尚極吝，燭子纔紅，早已一枝，袋罩去，無復着半粒。秃駟那厮不唯不分鉢米，却更奪我食，連自己欠賞觀。」一雀道：「世間守錢奴，並是何獨那厮時着，兼鳥人執竿，悄悄同去。」雀等認得，錯愕決飛。

有坐豎前脚，呆然望空，有起揚後脚，跑土為勢，有悄悄向側屈腰撒屎，有步嗅過揭一脚，溺或伏地貼。

首或把身投地昏，引睡轉，自娛曲臂，抓蟲使啄。驅蠅黑白赤駁羣犬聚而居，烏看一小厮摩去，叫聲白來。白突起惶忙，搖尾走進，赤黑相顧道：「他造化又見招，必定好餌。」白去未多時，浪還衆犬看時，着他面上黑，抹畫双眉，相視哄笑，白歎口氣道：「也被那厮騙，自非經教兩此墨，爭輒消叱，復幾日為人笑具。」又聞急叫黑來，黑顧白道：「今番造化運我，不知飽何東西，吾生得黑身，一生免畫眉之弄，急速尋声去，何思那人家叫他侍小兒，溺投些煨薯皮為報，黑快，夫意還只着赤一声叫了，錯愕跳避道：叱。」

浣皮這首幾番使我吃驚前日死今未消白笑道今番造化運汝

縞衣玄裳翼如車輪長鳴一聲鶴踏祥雲翩翩回舞

東翔西翔吃一驚道吾不來儀纔可百年何思這等

更益繁昌前回吾來深川本所並是大半汙菜人烟

希疎草棘荒涼只看野水之縱橫不思大藩劇街為

此都會殊驚根岸向島並為此繁鬧後世可畏焉知

來年不如今不意教坊女師若是添多筆道師匠若

是加多卜賣先生街佛道場典衣舖骨董肆篋戶混

堂若是增多醫亦夥儒亦夥但思徂死後無徂

雖多則多學醜德齊儒者與役者不異醫者與藝者甚似人物之卑風俗之改使鶴感時世之變想又百年而來更見何如繁昌吾將又來又來更看無窮之昌却思靜軒死後無靜軒他日誰記後之繁昌未知後來斯鄙儒天更生之否

○靜軒居士卒

世人試思天地為原為始而果有果無我未可知其如何也况人物稟生于其間自有觀之則有自無觀之則無况乎身外之富貴眼前之貧賤榮枯也顯達也共是鏡花水月孰是非孰優劣吾將何耶吾將

何悲耶何也世人得之而驚失之而驚樂適來之時
悲適往之時甚矣人之不曉靜軒居士病劇遽然且
死妻哭倒在地捶胸道吾向說今年死謂前厄謂之厄俗
一為前厄庶幾禱禳除之子偏執不固今果難起豈不
三為後厄遺憾且吾適汝未未嘗觀子祭神念佛算起冥路必
定陷地獄受用多苦子苦不為苦於妻子如何哉
居士微笑道死生有命神佛豈得私禱請免死世間
無復見死如然地獄亦甚閑暇天上亦甚寂寞且近
歲米價之昂人如無死天下益困思天先令我遊手
蠹國人等趁早結果了奪無用之口與有用之腹理

宜然且使吾免買米苦我亦自此安心豈不兩便且
吾佛緣之深年來衣食多依淨屠三千之佛孰不認
我八宗之祖孰不憐我我墮阿鼻他安束手坐視必
定拯之汝放心勿費思妻道恐不然子雖恃他自彼
言之亦可謂平昔剝佛箔居士道好々或不見援
一觀地獄变相不亦善乎劍山血池寫取為續篇以
付汝猶支數月之飢不但此已吾老艸葦不能起家
不肖之責不孝之罪身受苦楚固其所也生無功德
死後為馬也其所為牛也其所為牛馬受生孰與為貧
人孰與為浪人孰若為不肖不孝之子何為着此遺

憾獨所恨汝不幸何緣嫁我糟粕苦攻未報永為牛
衣中之訣我不無愧於汝夫婦之情我亦算免汝生
前之苦因遺言誠汝汝無姿色未滿四十世未必無
偶決不要守寡此字代休書立證任汝改嫁須擇箇
不解一字人才再醮託餘生他日之福果可期妻道
如他日姑舍目今家中沒一錢買棺材修好事何如
處置居士道奪奪與蟻原來吾所不欲然太平世間
不得不葬埋好汝須就親知人乞百文錢一投一
棺三寸何苦難辨弟子近前道靜軒一家言十卷一
卷僅刻成經說多未定今而師逝如何便好弟子等

遺恨莫甚之居士道何恨何憾士君子之論蓋棺而
定吾今知免矣實行已立何問緒言如著本梓不梓
任見等他日便宜但切誠勿值諱年刻遺稿書畫會
醮香奠以累交遊勿建碑銘誣功德諛墓中之我遂
歌曰

此生昔至自何來此死今歸何所回不生不死兮
我何樂不至不歸兮我曷哀

妻便拊盆兒便鼓碗弟子皆舞嗚呼樂哉以天保七
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一寺則小石川西岸寺
是也宗旨代淨土宗決非耶蘇宗也只聽門前喧

闕米商為第一番連書賈薪商古及賈菜根商一齊
闌入並供簿證債催促爭先家人狼狽不知所措居
士在棺中忍不住叫聲靜軒今日實死不復以外出
騙君等連罪連償自此休

西國獲猩

天保六年猩自西國至出子豈前小廣村可謂珍也按此物古
未詳其果有否今安辨其真假但不止頭髮連眉毛
皆赤真異物真奇種善舞善歌善言善飲而我邦
自古為禱物也散樂中有猩舞乃賀筵慶席演此
祝之於戲此世而出此物我雖未知其真偽何如要

亦為太平之祥可也為繁昌之瑞可也古語云猩
笑猩靜軒亦笑靜軒笑投筆云

後序

韓氏言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為書者
皆所為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予謂此則古聖賢
人以道自任者之所為非是此等人所宜為法則也
後世又有憤世而為之有傷時而為之是亦君子之
流也及世愈降為者不復如古其為大槩不為名則
為利是皆鄙事非君子所為也而憤世之為自然不
免荒誕不經自放者有焉傷時之為窮愁幽思不得

不洩其衷者有焉，然而間庶幾於道之言，使讀者興起也。亦有之，至為名者，則博記遠索，譬古證今，而自銜於為利者，則奇幻百出，架空構虛，而極謔為名者，安得一言之庶幾，況為利者乎。然猶孺子之歌夫子，有取焉，陽貸之言，孟軻氏引為要，亦在讀者之如何也。爾則謂荒誕為高，謂窮愁為驕，驚其博愛其謔也，亦不無矣。予為斯篇，非憤世傷時也，固矣。又非為名也，唯出乎射利之為而已。其既已射利，曷名之，顧為既已名之，不顧何物，不可筆之，何事不可寫之，亦有荒誕之語，亦有窮愁之辭，間亦有譬古證今者，然作

者以為世之驚，不驚人之愛，不愛毫無損益於己，豈善哉。諱直諫而已，要利而已，而讀者觀其荒誕也，或誤謂是憤世之為，觀其窮愁也，或誤謂是傷時之為，不然也。則又或誤謂是全係售名之為，吁，今世何憤之有，今時何傷之有，但是射利，又何暇繳名也。然而利亦有分，有大矣，有小矣。占大利者，一生受福澤溢子孫，射小利者，眼前救急，醜累一生，然而大利也者，則亦非售名者也，難獲矣，何也。名利相須也。古人云，汲於名者，猶汲於利，便為名之為，為利之大者也。然而世人觀其言，即謂斯學，而君子也，斯德而賢

人也。公卑辭聘之，卿厚禮招之，士庶執笈爭拜門下，
乃其人儼然跨馬帶僕，其往濟，其還皇，人望其
塵曰：盛也哉！名勢耀世，金玉萃堂，買田遺子，購宅棲
妾，我雖未知其果為賢人君子否，一生受福澤，貽子
孫，果有之而生也，榮死也，哀天下莫不惜之，弟子銘
其德，傳之於不朽。我故曰：為名之為利之大者也。
如射小利，名亦從小矣。世人讀其語，便謂鄙矣。斯人
放矣，斯人君子何肯為之？非儒者所為也。公輦，卿唾
士庶過其門，恐流其醜，嗟夫！生前之福，孰不欲之？身
後之名，孰不欲之？車馬盈門，人所欲也。金玉萃堂，情

所欲也。猶且舍此取彼，不忍之於眼前，而一生之福
自損焉，不暇顧於其求之者為失之之始，誠可憐也。
哉！予乃今大悔，且愧而自憐，是斯篇所以閣筆於此。
江戶之繁昌，豈此而盡焉乎？或曰：子既悔之，豈其心
亦將欲自今射大利而繳大名，而得跨馬帶僕田遺
子宅棲妾之實耶？則陋矣。曰：陋矣。汲於名猶汲於
利，學道然未免置意乎斯二者間，安得稱賢人君
子？又不足以語學者也。其既悔小利之唾惡，憫大利
之輦哉！且我愧之，耻於載影林下，吞言高穴，獨善其
身而默以自樂者也耳。彼跨馬帶僕者，與我是此

等入何耻他之為乃將欲自今亦為默而已矣或
又曰道在於我然不得其時猶默而已而可耶曰亦默
哉不得乎今而行乎後者衰世之言也聖賢之任
也今則道行于上而学行于下今之太平今之繁昌
有何所言而書之哉且借以今為衰吾固此是等人
猶尚宜默矣嗚呼既已悔之庶幾後來外彼二者
然為太平繁昌中之一默君子耳

繁昌記五篇終

